

「葛衣竹簾已先知」

午後小睡，過了一會，居然被「涼」醒了。鋪了一夏天的竹片涼席，是時候該收起來了。查一查節氣，早已過了寒露，臨近霜降了。元人黃庚在《秋意》詩裏寫：「涼透書窗人未覺，葛衣竹簾已先知。」這算是有了切身的體會。其實，竹簾怎會有知覺呢。不過是詩人心靈的纖敏，投射到物上，而又得到一份細微的回應。

不過，詩的妙趣，生活的妙趣，不也正在於此嗎？蘇東坡陶陶然吟誦：「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子非鴨，焉知鴨之樂？但詩人就是能從鴨子的活潑中，感悟到春水初漲的生機。鴨子成為春天的信使。

東坡另一首《新城道中》寫道：「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清晨要出門行山，恰好雲銷雨霽，東風吹拂，吹散殘雨，掃清陰霾，好似為行人開路。東風，成了體貼入微、善解人意的老友。陰雨的苦厄一掃而光，放晴的心情頓感熨帖爽快。

對風心存感激的不止蘇東坡。「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是李白的慨嘆。春風本是柳樹的首席化妝師，所謂「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向來負責柳枝吐綠。在離別之際，春風卻扭過頭去，希望放慢柳樹返青的節奏。傷離別的重負，被託付給春風，物我一體，主客不分，哀而不傷，婉而有度。至於南朝樂府裏的「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也是將「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的繾綣心緒，寄予南風。「知」字之下，萬物有靈，先知先覺。「月要人窺嬌不上，風知我醉放多吹。」月的俏皮，風的溫柔，都被賦予人格的溫度。這是人心外化，也是自然內化。

風物不語，卻處處動情。草木有性，衣簾有知，能聽懂人的嘆息，能理解人的喜悅，其實都是人心的真性情。



逢周三、四、五見報

溫柔阿托利

霜降將至，秋意漸濃，讓人忍不住想找點熱乎乎的東西暖身。說到熱飲，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咖啡、熱可可，但如果你去過墨西哥，或曾在某個南美街頭小攤上邂逅過阿托利（Atole）就會明白，越看似簡單的，越容易讓人上癮。這個被墨西哥灣和太平洋環抱的國家，在塔可、辣椒之外，還藏着一個「溫柔陷阱」。

阿托利起源於瑪雅料理，絕不是什麼新興網紅，而是貨真價實的「千年老字號」。如果把墨西哥的飲食文化比作一本厚重的歷史書，那它絕對是其中頗有分量的一章。墨西哥人跟阿托利的關係，就像北京人同豆汁兒，外地人一笑之了，本地人心嚮往之。畢竟玉米是他們的「親骨肉」，是日復一日的生活底氣，連神話裏都說，人是用玉米做的。而阿托利，就是以玉米麵做基底，加入蔗糖、牛奶和香料，煮到濃稠的飲料。有些地方熱衷於混入可可、水果，甚至是堅果，演變出五花八門的口味。在公元前，它作為「能量飲料」給戰士和勞工提供養分，後來西班牙人引入牛奶，使原生的「水基版」進化成更絲滑的「奶基版」，但核心永遠是那股玉米味，不變。

如果你是第一次喝，會有種特別飽腹的感覺，好似一碗粥進肚。入口先是熱騰騰的玉米甜香，黏稠、有質感，但不粗糙。隨後肉桂和香草的魅力慢慢氤氳開，裹着舌頭，一路滑進胃裏，瞬間驅散寒意。那種神奇的感覺安全又舒適，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總能適時遞上一份關懷。別看它樸素得只是糊糊，但卻見證了墨西哥人的「前世今生」。每逢亡靈節，人們就會把它擺上祭壇或帶去墓地，讓逝去的親人也喝上一口；而在聖誕季的慶典和派對裏，它也必不可少，讓每個年終歲尾，都飄滿了玉米和肉桂的香味。



逢周二、三、四見報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化，最好的辦法是去博物館，對於新疆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從烏魯木齊天山機場落地兩個小時後，我趕緊坐上從「八樓」前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二路汽車。

從外觀上看，這個博物館可謂貌不驚人，裏面卻是琳琅滿目。如練瑜伽般五體投地貼在地面的「伏聽俑」，精美的龜茲石窟壁畫，叫人過目難忘。一面漢文、一面依盧文的漢佉二體錢，又稱「和闐馬錢」，是公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理由是「他震撼人心、富有遠見的創作，在災難與恐懼的時代，重申了藝術的力量。」目前，匈牙利共有兩位作家榮膺諾獎，上一位是凱爾泰斯，在二〇〇二年獲得。拉斯洛有《撒旦探戈》《反抗的憂鬱》等多部代表作，在全世界譯成多種語言出版，凱爾泰斯最有名的是以奧斯威辛集中營為背景的小說《命運無常》，也譯成了多種語言。

匈牙利人口不足一千萬，可以說拉斯洛與凱爾泰斯的母語受眾很有



近期兩齣內地電視劇都是以女性為主角的改編作品。《生萬物》改編自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獲獎的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女主角寧綉綉從大戶人家千金，輾轉成為莊稼人家的農婦，一生與土地發展息息相關。另一齣電視劇《灼灼韶華》，改編自言情小說《野心家》，原著全長約一百二十萬字，女主角褚韶華是民國時期的女子，丈夫早逝，然後與女兒骨肉分離。韶華其後隻身闖入上海，及後更曾到國外生活，令她增添人生閱歷，決意跟隨時代巨輪前進。小說曾經這



今天十月二十二是十九世紀匈牙利「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誕辰二百一十四周年。在他譜寫的大量名曲中，鋼琴協奏曲無疑是備受聽眾歡迎的曲目。為紀念大師冥壽，本周推薦一張李斯特的鋼琴協奏曲集。這張由菲利普唱片公司於一九八四年灌錄的唱片屬於廠牌備受好評的「偉大作曲家和他們的音樂系列」，由美國指揮、鋼琴家安德烈·普列文執棒匹茲堡交響樂團，攜手生於上海的波蘭籍美國鋼琴家米沙·迪西特聯袂演繹李斯特著名的《降E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和《A大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專輯封套選擇的是和李斯特活



沃糖煎寒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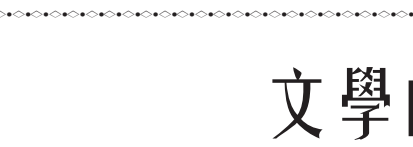
到重慶體驗飲食文化，吃在地麻辣火鍋，紅油浮面，辣湯翻滾，涮毛肚，煮牛肉。晚餐後閒逛，看重慶特產，兒店內有員工，用麵粉搓條，現捲小麻花，駐足看了一會，甚是有趣。旁邊麻花炸好，當小口零食，有酸奶、海苔、果仁多種口味，買點回港，香脆富特色。

麻花，古稱「寒具」，為寒食節所吃，因為當日不能生火，所以就用「寒」來命名。麻花早經製作好，寒食節直接食用就可以。清代《清稗類鈔》記錄的「餛子」，同樣是寒具的別稱，文中提到：「以糯粉和麵，牽索紐捻，成環釧之形，油煎食之，謂之「餛子」。古曰『寒具』，亦曰『環餅』。」麵底用上糯米粉和麵粉，搓成幼條，雙手一拉一扭，就成了旋扭的條狀，再油炸定形。寒具有長短、粗幼之別，可作零食，用來配湯搭麵，包捲餅，再配粥，食法多樣。清代《新增月日紀古》也有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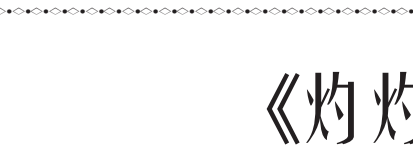
元一世紀至三世紀于闐地區的地方貨幣，作為貨幣文化交融的產物，折射出當年絲綢之路繁榮的通商景象。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的伏羲女媧圖上，有的伏羲女媧高鼻深目，明顯是「胡人」，胡漢兩種風格並存，正是新疆各族先民在祖先認同上與中原地區深刻統一的例證。

我此行最想一睹真容的是東漢織錦護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件文物三十年前出土於和田地區。靜臥在展櫃中的「本尊」，比想像的要小一些，青地之上，白、赤、黃、綠四色織出雲氣紋、日月紋以



限，而且早前公開的採訪信息透露兩人寫作與談話都習慣用母語匈牙利語，他們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大獎，出色的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拉斯洛，其文學風格以困難晦澀的長句著稱，而且不喜歡分段落，他的小說能夠讓匈牙利以外的讀者讀懂並喜歡，翻譯是了不起的幕後英雄。

諾獎評委研究一位作家，會收集各種譯本，除了瑞典語版，還看英文、德文、法文等語言版本，在歐美作家之外，翻譯對亞洲、拉美等地區作家能夠獲獎功不可沒。近日剛剛逝



樣形容年輕時的韶華：「褚韶華做事，天生就有一種細密周詳。」女主角的形象顯而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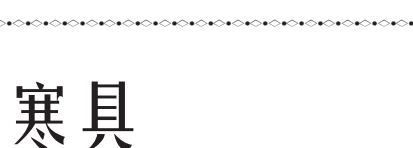
就着改編手法而言，《生萬物》較能保留原著精髓，《灼灼韶華》雖有明確主線，但創作的細節卻成為濫情電視劇。劇集內的韶華出身中藥世家，自小獲得爺爺疼愛，由爺爺口述而學懂實實的中藥知識。就像原著小說般，韶華嫁入陳家成為媳婦，劇情由此開始變得通俗奇情。韶華受盡陳家奶奶和二叔欺凌，不僅發展成家庭倫理慘案，韶華的小女兒陳萱更是幼



躍於同一時代的英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約翰·馬丁的名作《吟遊詩人》。

《吟遊詩人》的創作靈感源自英國十八世紀詩人托馬斯·格雷的一首戲劇詩。約翰·馬丁此作完成於正值浪漫主義巔峰

的一八一七年，李斯特年僅六歲。畫家通過一個史詩般壯闊的場景來呈現詩歌中所描述的戲劇性和壯麗風景。洶湧湍急的河流從畫中險峻峽谷的中間穿過，右上角站在懸崖邊上的便是



到寒具，詳說：「寒具為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餠』，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污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煙用也。」寒具別稱「煎餠」，上文提到加糖，更似是零食的做法。吃後不洗手，油脂會轉到其他觸摸到的物件之上。寒具炸好，可放一段時間，禁開火的時候吃最適宜。

談到寒具的油脂沾手，宋代《太平廣記》早有記載相關故事，名為「桓玄」，說桓玄愛書畫，一次請賓客來觀賞，賓客吃過寒具，沒有洗手，直接將油脂轉印，桓玄自然不高興，所以「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逢周一、三見報

五星出東方

及虎形、鳥形、獨角獸形等多種圖案，繁複多彩，絢麗神秘，上下各有一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體古雅，錯落有致，嵌於圖中。不知名的古代設計者和織匠把陰陽、天象等觀念轉化為了視覺呈現，藝術創意和織造技藝之高明，令觀者撫掌叫絕。

我第一次知道這件珍貴的文物，是因為取材於它的舞劇《五星出東方》。這幾年，以文物為素材的創作廣受關注，屢出精品，如舞劇《只此青綠》以名畫《千里江山圖》的故事為素材，《唐宮夜宴》的靈感則來自



去的楊振寧先生在一九八八年接受訪談時曾說，作家巴金的《家》《春》《秋》是了不起的著作，對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影響很大，他相信巴金曾經被提名過諾獎，而且一定被提名不止一次。楊振寧先生分析，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也許是以西方文學的技巧作為評選標準，而且由於翻譯的問題，中國文學的精髓無法準確生動地表達出來，這是中國作家在當時尚沒有獲得過諾獎的兩個重要原因。

二〇一二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表領獎感言時表示，自己獲獎離不開各國翻



年被殺，這與原著故事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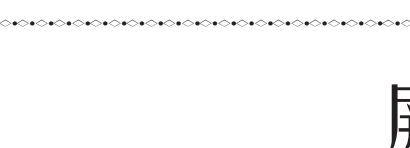
劇集增添多了個角色，尤其是韶華年輕時的閨密二妞，後者同樣命運坎坷。二人後來在上海重遇，二妞成為另一個爭取獨立自我的「野心家」。原著小說的男主角聞知秋亦成為劇集的男主角，與韶華的感情兜兜轉轉，最後揭開他的革命者身份，為劇集末段發展的抗日戰爭情節互相配合。

韶華的角色個性仍然強悍，但是劇集與小說內容實在太多差異，互相對照也沒有意義。不過，劇集以中藥



吟遊詩人。左手扶着豎琴右手揚起的詩人，在風中宣洩着他的情緒。他的頭頂上有兩隻鷹，背後則是群山峻嶺和被積雪覆蓋的遠山。在他對岸的山上有一座巍峨的城堡，若仔細觀察，能夠發現左側盤山道上浩浩蕩蕩的軍隊正在前

行，呈兩個S形走到左下角的河畔，領軍的是愛德華一世國王。當他率軍征服威爾士後，便下令將所有吟遊詩人處死，懸崖峭壁上的長鬚男人是最後一位倖存者。值得一提的是，畫家



又在朋友圈看到了屏攝照片——黑暗的背景中，幾張電影銀幕的照片，因動態而模糊，因角度而扭曲，再配上兩行故作高深的文字……默默點開朋友的頭像，勾選了「不看TA的朋友圈」——這或許是數碼時代最後的溫柔：我無權審判他人的表達，但能為自己的視線築起藩籬。

就算有一個瞬間，你被電影的情節深深打動，但電影不會因此而暫停，到你舉起手機按下拍攝鍵的那一刻，畫面也已不是感動你的那個瞬間了，拍來做什麼呢？更荒謬的是，在你屏攝的六十秒裏，腦海重播着感動的過去，雙眼卻錯過了銀幕上正在發生的當下。最終留在手機相冊裏的，不過是失了魂魄的標本，像展覽館裏剝製的蝴蝶，羽翼猶存，卻再無乘風的姿態。

罷了，我就不應該思考這樣

河南安陽張盛墓出土的隋代樂舞俑，至於作為文化元素用於文學、影視的，更是不勝枚舉。就這樣，文物滋養了藝術，藝術活化了文物，共同繪就了時代的文化圖景。

（烏市三記之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譯工作者的創造性工作，「正因為有了他們這樣的勞動，文學才可以變成世界性的文學。」而瑞典翻譯家安娜·古斯塔夫森-陳，就是莫言尤其要感謝的眾多翻譯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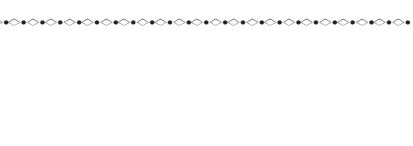
逢周三、四見報



事業作為故事骨幹，突顯韶華憑着專業知識推廣國藥，期望國藥能與西藥並駕齊驅。故事末段韶華誓保祖傳的萬靈丹配方，不予日本軍隊搶奪到手，亦展現了國人抗戰的志氣。



逢周一、二、三見報



顯然試圖通過吟遊詩人略大的人物比例來凸顯敘事中的主次尊卑。畫中傳遞出的壯麗與崇高的情緒，與李斯特《降E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激昂的第一樂章頗為融合。

「碟中畫」李斯特第一、第二鋼琴協奏曲／《吟遊詩人》



逢周三見報



的問題，畢竟電影院的黑暗，無法阻擋早已於各旅遊景點氾濫的「打卡美學」與「出片文化」。就如同景點打卡者的需求不是內在的體驗而是外在的炫耀一樣，屏攝者的第一需求不是沉浸在電影之中，而是以照片的形式告訴親朋友好自己「看過了」——彷彿觀影的意義，不在於心靈的觸動，而在於社交媒體的認可，一個虛擬的讚，就足以讓他們乘風而上。

影院本是黑暗中的儀式，眾人靜默，與光同塵。何不放下手機，讓感動流入記憶，而非流向螢幕？



逢周一、三見報